

我终生难忘的一次特殊任务

○柴明胜（1970级工物）



柴明胜学长

这里是“两弹元勋”邓稼先与夫人的一段真实对话，充分说明了当时核试验的保密程度：“你今天怎么了？”“我要调动工作。”“调哪儿？”“这不能说。”“做什么工作？”“这也不能说。”“你给我一个信箱号码我跟你通信。”“这不行。”

1974年4月，我刚从清华大学毕业分配到单位，5月就接到通知要去执行一次特殊任务，赴新疆参加21-710核试任务。领导用同样的语气对我说：“这次任务三个多月，不能给任何人讲去哪里、干什么，工作期内不能有任何书信来往。”时至今日，许多尘封的历史渐渐剥去了神秘的面纱，呈现在世人面前。多少年不能说不能写的一段经历，今天终于也可以自豪地写下我终生难忘的这次特殊任务。

当年，我们从上海出发，经过四天三夜到达吐鲁番大河沿火车站。在兵站休息一晚后，第二天一早就转乘有帆布顶篷的大卡车，满满一车人没有座位，有的站着，有的蹲着，就这样翻越一道道崎岖不

平、一层层九曲羊肠的天山山脉，经过一天的一路颠簸及哨卡检查终于到达马兰基地。从温湿的上海一下子来到干燥严酷的高海拔地区，加之连续五六天火车、汽车的连续奔波，这时我已开始流鼻血。但马兰只是核试验的生活区，面积约7平方公里，距罗布泊核试验场还有几百公里，稍作休息还得继续出发。

整个核试验基地在20世纪的50~90年代是神秘的，尽管整个面积有江苏省大小，但在地图上却找不到它。茫茫沙漠，千里戈壁，寸草不生，汽车开过扬起阵阵沙尘，司机心中只有方向，眼前没有道路。北面是库鲁克塔格山，南面有一条孔雀河还是苦咸水，近乎生命禁区。我们海军生物效应中队就住在这里。

刚来时最典型的就是流鼻血。抽烟的人都会用湿毛巾把烟包起来，否则一抽就会冒火；还有可怕的蚊子，个头大不怕人，嗡嗡作响地停留在皮肤上“一针见血”。就连打篮球时都要从头到脖套上面罩，否则就会焦头烂额。据带队的崔正德同志讲，现在比10年前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的条件要好多了，那时住的是地窝子帐篷，走的搓板路，喝的苦咸水，吃的是砂砾饭。现在能住上石头房木板床，喝上淡水，已经不知要好多少倍了。核试验场总指挥张爱萍上将曾多次进场，他曾在现场作诗一首：“我们战斗在戈壁滩上，头顶烈日明月做帐；饥餐砂砾饭，渴饮苦水浆。”

各生物效应大队陆续进场，都在紧张地进行设备的安装调试和参试物的布置。

□ 纪念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60周年

我们的参试物就是狗，一段时间下来，狗与我们已经有了感情，核爆炸的前一天就要把它们装上车，运到试验区，按照距爆炸中心不同距离的舰艇舱室和修筑的工事摆放试验狗，并送上最后晚餐。临别时，望着与自己朝夕相处的“狗战友”，我们都眼睛湿润，心里感慨万千。

1974年6月17日，我们穿上防护服，戴上特制防护镜，趴在离爆心20多公里处的沙丘旁，等待着激动人心的时刻。14时，飞机准时投掷起爆成功，十万吨级的热核弹在预设的爆心上空爆炸。顿时强光闪亮，接着一声闷雷划破万里长空，随之有一股热浪扑面而来，接着是满天通红的火球和腾空而起的蘑菇云。大家都来不及高兴和庆贺，也忘了连日来的辛苦和劳累，我们立即冲上车，冒着强放射性沙尘奔向布放点，回收试验品。

爆前还晴空万里，冲进去却是浓烟缭绕，尘埃飞扬，遮天蔽日的尘埃中含有上百种放射性元素，正是教科书上所讲的第三种杀伤力：核辐射和放射性沾染高危期。离爆心最近的狗笼被冲得东倒西歪。尽管我们佩戴的剂量笔因超剂量在急促鸣响，但谁都知道停留时间越长，对身体造

成的危害就越大。可大家还是义无反顾，宁可生命透支，也不让使命欠账。那时候的我们就是这么单纯，没有想到个人安危，一心为了工作，一心为了祖国，这是共和国军人的基本职责。试验动物非常珍贵，一个都不能丢失，装上车赶往洗消，然后有的要解剖，有的要带回进一步研究观察。

返回的路上，虽然天昏地暗灰蒙蒙的，但我们还是看到了别的效应大队被毁坏的坦克、飞机、大炮、军舰、桥梁等效应物，它们有的仰面朝天，有的七扭八歪，有的面目全非，连那钢筋水泥浇铸的坚固工事也震出了条条裂缝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全国各部委、各军兵种组成的效应队伍约四五千人，每次核爆，这些人都是第一时间跑进离爆心最近的地方，抢夺核武器对生物杀伤的各类数据和标本，从而掌握其杀伤规律，研究防护措施。我国从1964—1996年共进行核试验45次，我所先后有60多人参加了核试验。目前这些同志大多数都是70多岁以上的老人，身体每况愈下，但祖国没有忘记他们，都享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优抚待遇。

回顾当年这段经历，心中总是充满激情，也充满了对戈壁滩的眷恋。能够亲身参与国家的核试验工作，虽然工作紧张、条件艰苦、充满风险，但感到无比的荣耀和自豪，一生无怨无悔。

柴明胜，中共党员，1970年8月入清华大学工物系学习，1974年4月毕业分配到海军医学研究所防护医学研究室工作。副研究员，技术五级。2007年退休在上海休养。



矗立在当年的马兰核试验基地的雕塑作品《马兰魂》